



● 单田芳 著

# 三侠五义

第二卷



群众出版社



单田芳：河北省涿水县人，生在天津，长在沈阳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。一九五三年毕业于沈阳第二十七中学。曾就读于东北工学院，后因病辍学，从事曲艺事业。因工作需要，曾在辽宁大学历史系进行函授学习。于一九六一年毕业。单田芳从事评书事业四十二年，讲过古今评书一百零三部；从一九七八年至今，共出版过评书四十三种；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录制评书七十余部；从一九九四年始，又涉足电视剧的拍摄和创作。如今，单田芳非但宝刀未老，而且精力更加充沛，还要为文化事业做更多的贡献。



丛书策划：鲁玉容  
黄钺  
责任编辑：鲁玉容  
封面设计：李铁  
插图：巩平

ISBN 7-5014-1760-1



9 787501 417605 >



ISBN7-5014-1760-1/1·701

定价：(全二卷) 37.00元



● 单田芳 著



# 三侠五义

第二卷



群众出版社  
一九九九年·北京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侠五义/单田芳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1998  
(单田芳评书精粹)

ISBN 7-5014-1760-1

I. 三… I. 单… III. 评话-中国-当代 N. I239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9513 号

三侠五义——单田芳评书精粹

单田芳著

---

丛书策划 鲁玉容 黄 铨  
责任编辑 鲁玉容  
封面设计 李 铁  
插 图 巩 平  
技术设计 连 生  
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  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 
邮政编码 100078  
印 刷 警官大学印刷厂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 
字 数 593 千字  
插 页 2  
印 张 24  
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ISBN 7-5014-1760-1/I·701  
印 数 0001-5000 册  
定 价 (全二卷) 37.00 元

### 第三十八回

## 粉子都胆壮传书信 翻江鼠智高布伏兵

丁兆蕙正在合计心思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霎时间，屋内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这一下，可把丁兆蕙吓坏了。心里说，我中白老五的埋伏了。正在这时，屋顶开了个小小的天窗。借着光亮，看见了白玉堂。就见他冷笑一声，探头叫道：“二哥！”

丁兆蕙仰面问道：“白玉堂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快把我放出去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白玉堂开怀大笑道，“二哥，这地方叫紫竹轩迷魂厅。对不起，先请你在这儿待两天。等我把姓展的制服，再来放你。”说罢，“喀吧”一声，将小窗关严，转身去了。

这时，屋内又恢复了黑暗。丁兆蕙出不去，待不住，急得直转磨磨。心里说，眼下，大哥还等着听信儿呢！岂不急死人也？

白玉堂将丁兆蕙搁到紫竹轩迷魂厅，回到五义厅，对柳青把经过述说了一番，并说：“我白某说话算数。谁敢反对我，就把谁搁起来！”

柳青听罢，大笑道：“嘿！老五，你真有办法！”

“哼！没有金刚钻，也不敢揽瓷器活儿。纵然他们都来，我也有地方搁。咱陷空岛多了不说，押个万儿八千的，不在话下。”

这阵儿，天又快黑了。丁兆蕙坐在迷魂厅内，又渴又饿又着急，气得呼呼直喘粗气。

正当这时，突然天窗开放。接着，伸进一颗小脑袋来，叫道：“二叔！”

丁兆蕙抬头一看，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二叔，我爹是卢方，我叫卢珍。”

丁兆蕙又问：“哎，你从哪儿来呀？”

“从后院。二叔，别着急，我设法救你！”

书中暗表：这卢珍长得十分漂亮，外人送号“粉子都”。平时，一方面跟卢方学习武艺，一方面读书学文。这几天，陷空岛上出现的事情，他都知道。为此事，他偷着掉了好几回眼泪。为什么？自从白玉堂回来，言谈话语之中，得知五叔与爹爹不合。他心里琢磨，我是向着爹爹反对五叔呢，还是向着五叔反对爹爹呢？因此，他举棋不定，左右为难。

今天，他听家人议论，说丁二叔进岛来了，还被五叔困在紫竹轩迷魂厅内。他心中着急，才走来偷看客人。

小卢珍十分聪明。平时，白玉堂非常喜欢他。所以，白玉堂在岛上设置的消息儿、埋伏，都告诉过他。只见他来到紫竹轩迷魂厅前，“嘎吧！”一摞消息儿，屋门开放。紧接着，跟身进步，蹿到了丁兆蕙面前。

丁兆蕙忙说：“孩子，快救我出去！”

“不行！这里的消息儿，只有五叔和我知道。惹将您放走，五叔见怪，非宰了我不可，您先耐着性子，在这儿闷一会儿吧！”

“唉呀，我哪能受得了啊？”

“受不了也得受！二叔，我倒有个主意。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

“您快给大叔写封信，我给您送去。我大叔见信，一定会设法救您。”

丁兆蕙一听，觉得有理。卢珍取来文房四宝，丁二侠刷刷点点，将书信写好，交给卢珍。

卢珍揣好书信，说道：“二叔，别发愁。我五叔不会伤害您的，只不过软禁几日。我这就去送信，力争早日救您出去！”

“孩子，还有通天孔憋死猫内的展熊飞，你也得设法搭救啊！”

“二叔放心，都包在我身上了。”卢珍说罢，一摞消息儿，走出屋外。霎时间，迷魂厅又依旧如初。

小卢珍回到家中，忐忑不安，将此事对母亲说了一遍。卢大奶奶气得直咬牙，小五哇，我算白疼你了！并且，一再嘱咐儿子，要小心介意。为什么？她非常了解小五的脾气，若知道卢珍通风报信儿，非把他掐死不可！

再说小卢珍。他将门闩牢，将灯止灭，收拾已毕，打开窗户，跳出屋外，旋展开飞檐走壁的本领，奔小码头而去。

卢珍为什么去小码头呢？一则，这里背静，白玉堂从不上这儿来；二则，这里都是卢方的亲信人。

卢珍来到小码头一看，水手卢六正在那里当班。他忙吩咐道：“快备一只小船，我要上茉花村。”

“少爷，您有事？”

“休要啰嗦。”

卢六一听，料知准有大事，忙把快船划来。

小卢珍飞身跳到船头：“快点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是！”卢六答应一声，亲自摇橹开船。霎时间，荡飘飘离开陷空岛，穿过芦花荡，来到了茉花村。

这阵儿，天已见亮。卢珍跳到岸上，撒脚如飞，向庄子里跑去。

再说丁兆兰。二弟走后，他就带人埋伏在芦花荡内。可是，左等右等，也没见着二弟的信号。他把人们领回庄内，心里思忖道，二弟凶多吉少啊！所以整整一宿也未入睡。

书中代言：丁兆兰可不是怕白玉堂，他怕的是不知内情，一旦打起来，后果不好收拾。

天亮后，丁兆兰正欲派人到陷空岛打探风声，忽见卢珍急匆匆跑进大厅。他见着丁兆兰，还未来得及施礼问安，便脱口说道：“大叔，不好了！”

就这一句话，差点儿把丁兆兰吓趴下。他瞪大眼睛问道：“孩子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唉呀，我五叔把丁二叔困到山上了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——”卢珍喘着粗气，把以往经过述说了一遍。接着，把丁兆蕙的书信呈上。

丁兆兰从头至尾把信看完，只气得“啪啪”直拍桌案：“白老五，你真个可恶。我丁氏弟兄对你够朋友，从没有失礼的地方。你不该六亲不认，先困展熊飞，后困我兄弟。哼，既然你不仁，就许我不义！”他转脸又对卢珍说，“孩子，谢谢你前来报信儿。此事我自有安排，你先回去吧！”

卢珍一听，忙说：“大叔，我哪敢回去呀？若被五叔知道，非把我吃了不可！”

“这——既然你害怕，那就在菜花村躲一时吧！”

“嗯，这倒可以。可是，您怎么救我二叔呢？”

“我马上集合人等，攻打卢家庄。”

卢珍一听，忙说：“大叔，这可不行！”



“为什么?”

“大叔，我可不是抖陷空岛的威风，灭茉花村的锐气。我们那个岛子，一人把守，万将难攻。你纵然带领千军万马，也休想攻进去。再者说，我五叔的为人，你是知道的。真要把他打急了，说不定会将展老爷和我二叔给废了。”

丁兆兰觉着有理，便问：“孩子，依你之见?”

“以我之见?咳，这话说也没用。”

“你这是何意?”

“别看我五叔，他能耐那么大，可最怕我四叔翻江鼠。他若在眼前，这事就什么都好办了。”

丁兆兰说：“如此看来，那是非搬兵不可了!”

“嗯!只要把我四叔找回来，管保手到病除。”

“好!待我给他休书一封，派人送往开封。”丁兆兰说罢，握笔在手，就要写信。

这真是“无巧不成书”。正在这时，看门的进来报信儿：“回员外爷，陷空岛的三位员外来了。”

“啊?”丁兆兰出门一看，顿时喜出望外。怎么?原来，来人正是钻天鼠卢方、翻江鼠蒋平和穿山鼠徐庆。

丁兆兰看罢，急忙迎上前去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哥、三哥、四哥，你们来得正好，快快里边请!”说罢，将客人领到厅房。

卢珍见到卢方，急忙跪倒磕头：“爹爹!”

卢方一看，忙问：“孩儿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?”

卢珍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唉，一言难尽了!”接着，就把岛上发生的事说了一番。

卢方听罢，怒不可遏，说道：“老五啊，你可气死我也!皇上爱惜你是个人才，包青天爱惜你是个义士，展老爷也对你一再容让。可你，不识抬举，得寸进尺，纯粹是自寻死路!”

那位说：这三鼠是怎么来的呢？展熊飞赌气离开东京，等人们发现了他的书信，他早已去陷空岛了。

包大人知道后，十分焦急，立时派人，要捉拿白玉堂归案。

蒋平忙说：“此事毋须兴师动众，我弟兄三人前去即可！”

包大人点头应允，让他们立刻启程。

弟兄三人收拾一番，离开了相府。路上，蒋平与卢方、徐庆商量，先到茉花村摸摸底，然后再回陷空岛。于是，弟兄三人来到这里。

这些人当中，要讲主意多，那就是蒋平了。每逢遇到为难之事，都由他出谋划策。所以，众人把他围住，向他请教：“这事该怎么办呢？”

蒋平见问，一扑棱脑袋，说道：“你们休要着急。降伏老五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卢方忙问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”

“你们听我分兵派将。”蒋平晃动着脑袋，往正中央一坐，清了清嗓门，说道，“哎，咱们屋里的人，都有事干。大哥，待一会儿你就回陷空岛，面见我大嫂，让她放心；卢珍，跟你爹回去，打开‘憋死猫’、‘迷魂厅’，把展熊飞、丁兆蕙领到你爹屋内。孩子，你能办到吗？”

卢珍说：“能倒是能。不过，五叔要追问此事，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
“这你放心，全包到我身上了。再说，展老爷出来后，他就把白玉堂降伏住了，你还有什么怕的？”

卢珍这才把心放下：“有人降他就行。”

蒋平接着又说：“兆兰弟，你也有大事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把包大人的三件宝贝找到。取出之后，送到我大哥屋内。另外，与白老五交锋之时，你也要加入战群。记住，点到为止，把他抓住就行。”

“是!”

蒋平又对徐庆说：“三哥，方才听卢珍说，山上来了个柳青。这人与白老五交情深厚，若搠在一起对付咱们，那可与咱不利。为此，你得设法将他们拆开。在交锋之时，你就专门盯住柳青。他不动手，还则罢了；他若动手，你就将他截住，破口大骂。哎，你会骂人不？”

徐庆一听，乐了：“会，骂一百句都不重样。”

“那不行，不能带脏字。”

“那该怎么骂呢？”

“你得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……”接着，蒋平又教了他一番。

“好，我记住了！”

诸事安排已毕，蒋平说：“好了，你们快快各行各事。”

徐庆一听，问道：“老四，现在连小孩儿都有事干了，那你干什么呀？”

“唉呀，你攀我做甚？我是四路接应使吗，哪路不到帮哪路。”

“废话！你呀，最好不过。别人都把腿跑细了，你反倒没事。”

“三哥，不要胡猜，我说有事就有事。”

卢方一听，赶紧相劝：“老三！搭救展老爷、丁二弟，这是大事，老四他能闲得住吗？不要抬杠了，快快准备吧！”

众人收拾已毕，便要启程。刚走在一道门前，蒋平突然“唉呀”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地。

众人围上前去一看，但见他手刨脚蹬，五官挪位，在地上打起滚儿来。

卢方急出一身冷汗：“快，先把他抬到家中。”

众人不敢怠慢，七手八脚将他抬到床上。再仔细一看，他那狗油胡也耷拉了，嘴唇也变色了。众人围在床边，面面相觑，手足无措。

这时，就听蒋平嚷嚷道：“唉哟，我肚疼得要命，老病又犯了。你们先行一步吧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卢方说：“你不碍事吗？”

“不碍事，一会儿就好了！”

徐庆把嘴一撇：“哼！装大瓣蒜。老四，你这个病我会治。待我弄桶大粪，灌下去就好。”

卢方说：“你们哥俩休要抬杠。快走，快走！”说话间，连推带拽，一齐上路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这阵儿，丁府的家人丁福、丁禄，守候着蒋平。他们又端水，又拿药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过了片刻，轻声问道：“四爷，您的肚子还疼不？”

蒋平霍地一下，坐起身来，问道：“他们走了没有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他们一走，我的肚子就不疼了。”蒋平翻身下床，命让家人摆酒。

丁福、丁禄听了，忙将酒席摆下。

蒋平坐在桌旁，自斟自饮起来。他一边喝着，一边问道：“二位，你们茉花村有没有好艄公啊？”

俩人一听，乐了：“四爷，这还用问吗？陷空岛也好，茉花村也罢，都指着开船为生。那好水手还不有的是吗？”

“不！我说的是出类拔萃的高手。除了你们员外爷，数谁的水性最好？”

“丁勇。”

“此人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码头。”

“好，快把他唤来。”

“是！”二人答应一声，走出厅外。

时间不长，他俩领来个小伙子。此人来到屋内，跪倒在蒋平面前：“参见四爷！”

蒋平定睛一瞅，只见他身高九尺开外，肩宽背厚，古铜脸膛，浓眉大眼，五官端正。看罢，便问道：“你就是丁勇吗？”

“正是小人。”

“快快起来。”

“谢四爷。”丁勇说罢，站起身来。

蒋平问道：“丁勇，你会狗刨吗？”

丁勇一听，乐了：“何止狗刨哇！我跟您翻江鼠比，小人自愧不如。不过，在水里待个几天几夜的，也还可以！”

“好！就冲你这么一说，我就得赏你杯酒喝！”蒋平说罢，斟满一杯，递了过去。

“多谢四爷。”丁勇接杯在手，一饮而尽。

蒋平又说：“一杯不行。快，坐在桌前，咱们再痛饮几杯。”

“谢四爷。”丁勇拉把椅子，坐在蒋平身边。

蒋平一边把盏，一边问道：“你在水上待了几年啦？”

“七年。”

“噢！分水、踏水，你都会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好！今儿个晚上，你帮我办点事吧！”

“老爷只管吩咐。”

“一会儿，你准备一条带舱的渔船，再准备斗笠、蓑衣和鱼网。烦你跟我走一趟，我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

“哎。”

“另外，有没有锋利点儿的斧子、鋏子之类的东西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好，准备两柄钢斧，再准备两根钢钎。”

“哎！”

丁勇满口应承，放下酒杯，忙去准备。

时间不长，丁勇回到厅房：“四爷，东西备齐。”

蒋平忙说：“快领我过目。”

丁勇把蒋平领到码头，手指一条渔船，说道：“四爷，您看这只船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东西都在船上。”

蒋平说：“待我看过。”他一拧身，跳到船上，仔细察看了一番，说道，“妥了。快，你也上船来吧！”

“好味！”丁勇跳到船上。

霎时间，在蒋平的指点下，这只船转过陷空岛，奔后岛而去。

书中交代：后岛这儿，叫白云岭，两岸陡壁悬崖，只有一条水路。岸与岸之间，十分狭窄，只有一百来步。河水挺深，水流湍急。

蒋平到了后岛，摆手停下船只，对丁勇说：“快跟我来！”说罢，将衣服脱光，换好水衣，“噌！”一个猛子就扎进水中。

丁勇不知情由，也跃入水底。

那位说：蒋平到水中干什么去了？他去摸铁链子去了。白云岭水下，有一条大链子。链子的两端，分别挂在两岸的大铁环子上。这件事，除了蒋平，没人知道。这是谁准备的呢？白玉堂。并且，还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独龙桥。

说来，并不奇怪。白玉堂自恃武艺绝伦，谁也瞧不到眼里。哥几个忍忍让让，也不跟他计较。

惟独蒋平，却不让他。这一天，蒋平气他说：“老五，你又能写、又能画，又能蹿高、又能蹦矮。在陆地上，四哥不是你的对手，可是，你敢在水里跟我较量较量吗？”



白玉堂不会水啊！所以，说道：“水里算什么能耐？打仗全靠陆地。”

蒋平说：“好，你记住，我早晚叫你吃个亏！”

这本是几句玩笑话。可是，白玉堂却记到了心头，可也是啊！弟兄们若有反目的一天，我非吃亏不可。为此事，他动开了脑筋。最后，想出个办法，让匠人打造了一条铁链子，让亲信偷偷吊在了这里。从上面看，没有痕迹；纵然过船，也不碍事。他那意思是，等有用的时候，就跳到水中，拽着铁链渡过对岸。

常言说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蒋平心眼儿多，对他的所做所为，早已了如指掌。这次，他分兵派将，来捉拿白玉堂。为防他从水中逃跑，才先来断他的独龙桥。

闲话休提。蒋平跃入水中，果然抓到了铁链。他与丁勇一顿忙活，就把独龙桥砍断。

事情办妥，二人上船。蒋平告诉丁勇：“我先在舱里眯一觉，你撑船来回溜达。若白玉堂来了，你就把他骗上船来。然后，你再往水里一蹦，就没事儿了。”

“四爷，那白五爷能来吗？”

“差不多，你就瞧好吧！”蒋平说罢，进舱睡觉去了。

丁勇撑船来回溜达，暂且不提。

再表卢方众人。他们乘坐小船，偷偷地靠了岸，便奔卢家庄走来。时间不长，回到自己家中。

单说卢方夫人卢大奶奶。这几天，她是用泪水洗脸哪！心中合计，这五鼠弟兄，从未红过脸皮，为什么最近却牛蹄两半儿呢？当家的为了此事，一去不归，真让人惦念啊！

卢夫人正在长嘘短叹，忽听门外脚步声。紧接着，屋门一开，走进一帮人来。她忙走到卢方跟前，问道：“老爷，你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”

卢方让众人坐定身形，说道：“都是你把小五惯坏了！到了现在，他对抗朝廷，搅闹开封府，又困住了展老爷和丁二弟。哼，他已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。我们奉包大人的堂谕，前来抓他归案。”

大奶奶一听就哭了：“如此说来，老五他活不成了？”

“活不成也活该。”卢方一拍桌子，告诉卢珍，“孩子，按你四叔的吩咐，快去救人。然后，我们再一同捉拿白玉堂。”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九回

## 吐恶语激走鲁莽汉 施妙策战败自负人

卢方话音一落，卢珍背背小单刀，飞身来到紫竹轩迷魂厅，“嘎吧！”搥动消息儿，将门打开，蹿入厅内。接着，将火折子一晃，轻轻呼唤：“二叔，二叔！”

丁兆蕙正在闷头生气，定睛一瞧，原来是卢珍。忙走到他近前，问道：“孩子，将信送到没有？”

“送到了。二叔，快跟我走！”

丁兆蕙喜出望外，随卢珍出了迷魂厅。

卢珍忙说：“等一等，咱再到‘憋死猫’去救南侠。”

二人来到“憋死猫”近前，搥动消息儿，打开石门，双双蹿进洞内。

南侠不认识卢珍，忙对丁兆蕙说：“二哥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“妹丈，休要在此耽搁，等会儿再说！”

说话间，卢珍将他们领到卢宅。

卢方见了南侠和丁兆蕙，急忙述说原委。